

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

麦克米伦儿童图书公司惟一合法授权
全球中文简体版版权所有

明日战争

THE
NIGHT
IS FOR
HUNTING

追尋
之夜

[英] 约翰·马斯登



知藏出版社

Juvenile Hero
少年英雄 冒险小说系列

之六

明日战争

追寻之夜

THE NIGHT
IS FOR
HUNTING

[英] 约翰·马斯登 著

汪洋 周维 范立瑛 译

知 识 出 版 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2004-J373

THE NIGHT IS FOR HUNTING

First published in 1998 by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td

John Marsden 19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之夜/(英)约翰·马斯登著;汪洋,周维,范立瑛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5.6

(明日战争)

ISBN 7-5015-4342-9

I. 追... II. ①马... ②汪... ③周... ④范...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18 号

责任编辑:李 丽 李辛海

封面制作:大 象

明日战争(追寻之夜)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45010)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42 印张 65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15-4342-9/E·35

定价:84.00 元(全六册)

每个白天敌人悄悄地逼近，每个夜晚又带来了反击的希望。

约翰·马斯登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8
第四章	64
第五章	76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62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86
第十三章.....	205
尾声.....	221

目
录





第一章

天气很热，天空灰蒙蒙的。太阳好像整天都待在那里，一动不动，无情地注视着一切。有时候看起来在这个世界上真孤独，只有你和太阳存在。也许此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远古的人会如此地惧怕太阳，对它顶礼膜拜。

我讨厌太阳。几个月来，它自始至终都毫无仁慈可言，肆无忌惮地烧灼着一切。

这是12月的中旬。数月以来，水库的水位在以平均每月40厘米的速度下降，由水坝围起来的水库看起来更像一个充满泥淖的池塘。牛群和羊群散落于干涸的泥淖中，它们无心吃任何东西，更愿意待在阴凉的地方。

我和爸爸及坤丁3个人在庭院里工作着。坤丁又来晚了，像往常一样，他肯定又要遭到爸爸的严厉斥责。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和他过不去呢？”在等坤丁的时候，爸爸对我说道。“如果他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努力和尽心，就能在3个月内完成一半的工作。”

小母牛们在一旁骚动着，它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也不





想知道。我们已经把 150 头牛关入围场，还准备利用围场间的过道把其中 30 头赶入另一个开阔的围场中。当然，我们首先得把母牛挑出来。牛群低吼并嘶叫着来回移动。大多数时间，你会对它们习以为常，甚至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东西。但有的时候，你会感到紧张，会感到这些可怜的东西像是被斧头的背面击中前额一样痛苦。

这个牧场大约有 25 公顷，是以一个军人的名字命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位军人在我们附近建了一个移民区。之后，银行占用了他的地方，他就来到这里，为我的祖父工作，最后因生活的拮据去世。父亲在我出生前就买下了那块地，原来的移民区也就成为我家庄园的一部分。现在的库柏牧场是我们的东部边界，我们把他的 7 个牧场重新分为 3 个，依次命名为：本哈特、那列和库柏。

我们看着坤丁模糊的身影穿过平坦的库柏牧场。坤丁终于到了，像往常一样，不知烦恼地向爸爸道歉，似乎想要在开始工作之前避免和爸爸冲突。但是爸爸并没有理会这些，毕竟他浪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立刻穿上工作服，径直走进了围场。他戴上长长的手套，把手臂伸进第一只小母牛的身体里。不一会儿，他朝我们点点头，走向围栏边，我们便把下一只牛送到他那里。





我们3个差不多就把这个小院给挤满了。我的工作相当简单，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当小母牛在牛群中的时候，扳动大铁杆，打开门，使它能够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围栏里。有时候也会有其他小牛进入，如果它是跟在母牛的后面进入，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它在母牛的前面进入，就会影响到坤丁的工作，因为他将无法抓住另外的小母牛。这差不多是我要注意的惟一问题了。

我有充裕的时间观察周围的一切，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观察坤丁。他整个早上都戴着那双手套，我很怀疑他会不会将疾病从一头小牛的身上传到下一头小牛的身上。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难道那些小牛不介意他的手臂来回触及它们的身体吗？我一边想着，一边看那些小牛静静地穿过过道，接受坤丁的处理，一个接着一个……

霍默尔也许会说它们喜欢这样，但那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

我轻轻地抚摸距我较近的铁制的门臼头，它有点粗糙，并且在我头部附近的地方还有一段生了锈。爸爸经常告诉我们要把生锈或是粗糙不堪的牲畜围栏给换掉，因为这些围栏会伤着小牛，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治疗受伤的小牛。由于日本市场的需要，我们的鲜牛肉要一直不停地往外运，这会给农民们造





成压力，一切都应该十分谨慎。无论周围有什么东西来袭击农民的牲畜，都会遭受激烈反击。乔治先生甚至连围栏周围的蟋蟀都不放过，他将这些小东西驱逐甚至杀死。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个被围起来的庄园，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质量较好的畜牧产品。霍默尔就有这么一个庄园。

突然，我的思路被打断了。

“这牛肚子里面是空的。”坤丁说道。

空的！这话多难听啊！你可以对许多农民包括兽医这样讲，但他们必须都是男的，妇女们从来都不会说这样的话。我把前两头牛赶了出去，在那只“腹中空空”的母牛即将出去的时候“砰”地关上了门。坤丁拿起他的大剪刀，从后面抓住它，用剪刀在它的尾部做了标记。然后我爬上栏杆，把铁杆弄起来，以便使尾部被做过标记的母牛能够回到它自己的圈里。

“可怜的小母牛啊，作为一位‘女性’，你是个失败者，你没有成功地怀孕，真是很遗憾啊！”当它走回去时，我对它说着，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听明白。

“艾莉，你想让它逃走么？为什么跟它说如此残忍的话？”父亲冲我大叫。

我的脸马上红了，真希望父亲没有听到我刚才所说的话。我在小母牛面前挥挥帽子，迅速地离去了。我说的那番话是真





的。母牛们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如果错过了，就意味着它们的使命终结了。谁也不会让这些不能生育的家伙躲在牲畜棚里白吃食。当尾部被做过标记后，也就意味着它们没有什么价值了。无论它们怎样的驯良，怎样的惹人喜欢，怎样的聪明，都逃脱不了被送到屠宰场的命运。只有怀孕才会使它们拥有价值。反之，它们将一无是处。

在学校的八年级里，有一位来自城市的教师，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他粗鄙地说女孩子的价值就在于她的肚子。我的上帝啊，我们何尝不是如此粗鄙呢？我记得我只要一看到兽医们的手伸进母牛的臀部，就会留意母牛的子宫，看是否是空的。我敢打赌那位老师从来没在农场待过，在他的眼里也不会出现几百只绵羊在面前的景象：所有白色的家伙以及那些略微让你感觉作呕的气味，会逐渐让你想要放弃。我打赌他也从来没有过在哪个农场将一只一星期前死去的已经开始腐烂的小牛仔从母牛的肚子里拉出来的经历。我注意到那位老师从来没有如此粗鄙地说过男孩子们。对于一些男孩子来说，他们心中最完美的女人也许就是堪塔斯的空姐们了。

下一个未怀孕的小母牛也许开始理解我的想法了，因为它看起来近似疯狂。当它不想移动时，我用手中的管子轻轻地打了它一下。我根本就不想用管子，因为我不想打伤它。当它还





是不肯移动时，我又重打了它一下。它用前蹄在地上乱踢，低下头狠狠地盯着我。最后，我不得不从坤丁那里拿来一根电棒，但直到此时它仍然不肯移动。当最终我绞尽脑汁使它极不情愿地进入院子里时，它暴跳如雷，简直就像一头十足的野兽。

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顺心的早晨，并不是因为天气太热，而是这个早上我们发现了很多没有怀孕的小母牛。我估计，每150头牛当中就有大约15头未受孕的母牛。当我们工作结束并把其余的牛赶回它们原来的围场时，爸爸和坤丁就此事谈了很久，认为上天对我们这些牧民很不公平。

“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吧，”坤丁说：“天气有点反常啊！”

我从来不会去问一些暴露自己无知的问题，许多年前我就学会了倾听别人谈论问题，而且总能从他们的谈论中得出问题的答案。因此，顺着爸爸和坤丁的思路推理，我想，当小母牛们体重下降的时候，它们就不能进入受孕期。如果饲料很差的话，它们会很难按时进入受孕的周期。也就是说在生育之前，必须让它们达到一定的体重才行。我想是上天阻止它们怀上小牛的。

“嗯，”爸爸说：“也许我应该让它们和公牛们多相处一段时间。如果有6周的时间，受孕的母牛应该比现在多出一倍甚



至更多。”

“也许下个月情况会好些。”我提议道。

最终，小母牛们得到了延缓受孕的机会，回到公牛身边做下一次的尝试。如果她们仍未能怀孕的话，也至少拥有了这么一段快乐的时光。今天面对的是幸福，但明天对她们来说也许就意味着死亡了。

接下来的一天是非常适时的，因为这是个雨天，这可真是一场及时雨啊！水坝重新蓄满水，雨水使大地重新变绿，虽然它来的太晚已不能使我们得到充足的养分，但这已经足够了。此后我再未去观察小母牛们是否怀孕了，因为从那时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军队入侵我们这里，正常的生活永远终结了，再也没有时间去将改善品种纳入长期的计划中，也没有时间去做任何计划了。从那时开始，炸弹在我们的头上不时地落下，坦克和军车充斥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考虑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生存下去。

有时候战争看起来对我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影响，但为什么会有饥饿、寒冷、战火燃烧和伤及无辜呢？为什么会有自己的家人和亲友不断死亡呢？当侵略和战争结束的时候，侵略者仍然是胜利者啊！到那时我们已经不会用任何方式对任何事情产





生任何的幻想了。

每天我都会改变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当然，我知道这对一个十几岁的青年意味着什么。但是，战争开始之后的状况实在糟糕到了极点。也许有一天我会认为：我们的状况并不是那样糟，希望仍然存在，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接下来的一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会想：“上帝啊，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呢？如果我们被敌人抓起来也许会更好一点。”上帝不公平啊！我们被强加了如此巨大的负担而仅仅是因为没有被抓起来。正是这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侥幸使我们的命悬一线。

第
一
章

我的3个朋友都死去了，我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仍然是我的朋友，但我却永远也看不到他们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罪恶的战争造成的。一切看起来都如此地随意，如果抉择可以让人活下去的话，我不知道罗彬、科瑞儿和克里斯·朗他们是如何抉择的。



更让人愤懑的是，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了。我仍然梦想着那些在新西兰的美好日子。在那里我们可以不去做任何事情，慵懒地坐下来看电视、睡觉、吃巧克力，或者开舞会，尽情地享受这一切。当然，我们还要去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努力工作，去参观学校，还要筹集军费以抵御战争，战争的压



力再次强加在我们身上了。科隆尔·费雷，这位看起来对战争的爆发持强硬态度的新西兰官员是一位狡猾的演说者。我并不责备他让我们回来的建议，但我希望情况会有所好转。当我了解到我们的新西兰军队失去了附近的空军基地时，胸中燃起愤怒的火焰！我曾经对我们在那个空军基地的布防充满了自信，但它再也不会帮助我们搜寻艾恩、乌苏拉以及其他人了。

现在我们只能四处躲藏。斯涿顿城的一半都已经被毁：战火连天的街道连成黑糊糊的一片，到处都是被遗弃和破坏的房





屋。我祖母在市郊的房屋还不算太糟糕，除了在装饰方面的某些毁坏，其他几乎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我们正在开始这种非常不愉快的生活。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人，惟一的“邻居”是一群孩子，他们过着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我时常有这样的想法：城市的街道和乡村的田野里到处都有这样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住在山洞或地窖里，只敢在晚上出来，如鬼魅一样。

当然，这些孩子会和在城市里坐着机动车不断巡逻的士兵们一样容易受到惊吓。

第
一
章

总之，我宁愿回到地狱山，我怀念那里恬静、平和的田园生活，那个极度安全的避难所。但是，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只为游览而回到那儿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抛开离家出走、径直离开斯涿顿城的欲望。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敢再回到那低矮的树丛，不敢再靠近沃威一步了。因为我们奋力抢夺空军基地失败之后，敌人就一直到处的搜寻我们，如影随形。



如果我们还留在斯涿顿城的话，或许还可以做一些对战争有益的事。现在斯涿顿城充斥着敌人，到处都是士兵，我想在地狱山里不会有一个士兵。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暂时不想回地狱山。那就是我感觉到有种幽闭恐怖的气息弥漫在那个无边的地狱山盆地中。我有种感觉，我们5个人似乎要在这次大战中送上自己的性命。虽然到



目前，在战火的洗礼中我们仍然设法应付得很好，但这种时刻一切都变得紧张起来。在斯涿顿城，我们几个也许会相互远离。我一直希望他们就在我周围，和我在一起。我需要他们和我在一起，可我也需要一些自由的空间。

李和我是相处得最不好的两个人，我对他是如此的愤怒！我们的关系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可是很可怕、很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两个就这样了，只知道我们两个的关系已经一触即发，一直就这么持续着，持续着。

虽然在战争开始之前，我曾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回到田园去追忆那些逝去的美好日子，但毕竟不能永远这样做。我的记忆正在渐渐地退却。我每天都刻意去想我的父母，以此作为和他们联系的方式。这么多天以来，我几乎每天都处于极其惊恐和疲惫之中，在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我又忘记了去思念他们。再后来，当极度惊恐的我已经不能在脑海中搜寻到他们的画面时，只好努力地去想像我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我回忆着那天和爸爸以及兽医坤丁一起检查小母牛的情景，但能够像这样唤起我记忆的东西太少了，一切的一切都逐渐离我远去了。回想起和斯蒂夫在一块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去挖古井，一起去摘树上的苹果，我懒洋洋地靠着埃哥的身体，和妈妈述说尼尔森家可怕的饲养场、艾莉诺的问题以及我们的





篮球队，还有我的银色短装是否适合穿在罗彬家的聚会上……我可以记起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但我再也不能去感受、去尝试这些东西了。

其他人用镇静药物来麻醉自己，想掩盖目前灰色的真实世界。我做着白日梦，开始试着用那些药物。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药物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目前也许会起一些作用。在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药物就是我的全部。

做白日梦也是相当危险的。以前在学校里我交的报告上，老师写的批语是“必须集中精力努力学习”，然而它并没有对我后来的行为产生多大影响。在这场战争里需要我们集中精力的事情却是生与死的较量：如果错过了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机会，你都会丢掉生命；如果忽略了哪怕路边停靠的一辆卡车，你都会有被抓的危险；如果失去哪怕一分钟的警觉，那么下一分钟你也许就会躺在地上，脖子后面就是黑糊糊的枪口……

我应该尽快使自己跳出那些在乡村里与可爱的小母牛们在一起的梦境。现在做白日梦就像以前看电视一样——前提是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做完。

但只是理论上能做完。

现在，在斯涿顿城里，我站在祖母家厨房的洗涤槽边，几乎占用了洗涤槽一半的空间，用一个木桶在削马铃薯。我想着

